

冠山鹏飞著

齊
劍
双絕

上



目 录

- 第 一 回 稽使离京掀起腥风血雨 (1)
- 魔王来谷搅动剑影刀光 (1)
- 第 二 回 猎刺猾借刀杀人 (19)
- 血魔王逼徒索命 (19)
- 第 三 回 故谊重叙圣手箫使收徒 (40)
- 沉冤湔雪神龙剑客访旧 (40)
- 第 四 回 田雌凤杀人一子还人二子 (58)
- 孙存笑诱友三窟陷友一窟 (58)
- 第 五 回 祸起萧墙孤忠喋血飞练堡 (77)
- 同类相讥淫妇秽乱石砫司 (77)
- 第 六 回 房嘉宠血洒綦江 (91)
- 李化龙书警寇首 (91)
- 第 七 回 二赖皮时来运转 (107)
- 大经纪说古道今 (107)
- 第 八 回 发一时野性得趣“烂头灶” (122)
- 逞惯常利舌获由“光鲜店” (122)
- 第 九 回 逢知己顺水推舟启欲念 (138)
- 遇意外逆流转蓬攀高枝 (138)
- 第 十 回 贲缘入李府受荣得宠 (154)
- 仗势进酒家遭辱遗羞 (154)
- 第 十一 回 遂心愿入宫待选 (170)
- 禁店堂出府查人 (170)

乙
2

第十二回	脱困聆教顾抒怀进京 探家访友谢公玄惊变	(187)
第十三回	白昼逢凶两小援手 入夜制敌群妖现形	(203)
第十四回	彭宇亨丧失人性 谢应麟得拜名师	(219)
第十五回	访丹崖山无获且返 住泰和店有意相逢	(236)
第十六回	仗大义入店定情 遭婚变离家出走	(251)
第十七回	两姐弟情真意笃 众贼寇胆战心惊	(269)
第十八回	陈大义收服门众 委重任践约山下	(285)
第十九回	下雷番山二怪物逞凶 憩川陕道两姐弟遇险	(301)
第二十回	静夜悄悄双生情愫 空庭寂寂独害相思	(318)
第二十一回	见假夫婿陈说心曲 遇真郎君细询根由	(335)
第二十二回	落店见不平初探内情 入衙会世谊详陈大计	(351)
第二十三回	见告示善喻众乡亲 捉口实巧捕三恶棍	(367)
第二十四回	率先抗凶暴挺身赴义 深宵逢刺客慷慨斥邪	(382)
第二十五回	颜芙蓉客馆审强徒	

	谢应麟税衙窥奸党	(399)
第二十六回	追踪武昌同睹惨祸 急驰黄州共议抗恶	(415)
第二十七回	谢应麟戏耍陈奉 赵文炜痛斥群奸	(430)
第二十八回	实逼无奈陈税监衙内草手书 事出偶然谈护法山中见意外	(445)
第二十九回	投魔遇魔魔头救魔王 奇情顺情情夫陷情妇	(463)
第三十回	畏祸述情小夫人献图 履危涉险假公子落困	(478)
第三十一回	情急势迫误吞灵药 势缓意弛虚与委婉	(494)
第三十二回	假公子脱险未脱困 真税使遗恨又遗羞	(511)
第三十三回	识宝物再加防范 退劫贼祸患复生	(526)
第三十四回	途闻惊警大尿泡泄气 路遇邀拦铁山尊逞凶	(542)
第三十五回	闻神啸三恶棍丧胆 追灵药老魔头下山	(559)
第三十六回	弃短攻长谢应麟因利乘便 情急势危颜芙蓉化险为夷	(575)
第三十七回	颜小姐至情化解毒中毒 甘老者推诚陈述奇中奇	(592)
第三十八回	方登中岐岭停午遇官匪 未入督抚衙夤夜见私敌	(610)

第三十九回	审刺猾追根问底 惊双摸剥茧抽丝	(627)
第四十回	慑刺客神威赫赫 摆家宴其乐融融	(646)
第四十一回	倩女认骨肉 狂子施淫威	(664)
第四十二回	痛惩禽兽北上京师 偶闻急讯南下流河	(682)
第四十三回	谢应麟巧识一杆秤 迟氏女痛说两家仇	(701)
第四十四回	严鞠巧讯察得内情 冒堂充尊深入敌穴	(721)
第四十五回	事急情更急急出良策 敌误我亦误误救好人	(738)
第四十六回	访李进忠不欢而散 拜魏允贞有约而集	(756)
第四十七回	聚仲秋慷慨草奏疏 探南牢仗义应侠士	(773)
第四十八回	金童玉女传佳话 掌门护法叙别情	(789)
第四十九回	争夫婿竟是假夫婿 拆鸳鸯硬拚苦鸳鸯	(806)
第五十回	多情坝中冷 名花雪里凋	(827)
第五十一回	贪花恋色甘堕落 抑痛节哀再登程	(845)
第五十二回	险丧命侥幸逃命	

	未遇奇又逢新奇	(862)
第五十三回	素不相知友自友 似曾相识仇自仇	(880)
第五十四回	白发若新再结新怨 复盖如故更叙知音	(899)
第五十五回	陈大计侃侃以谈 释前愆融融而乐	(916)
第五十六回	正气凛凛亲父子仗义 深宵寂寂师兄弟御敌	(935)
第五十七回	携夫投军来也 挈友归家去矣	(952)
第五十八回	托言吐心曲情浓意切 乘势显身手骇世惊俗	(972)
第五十九回	女侠娓娓说往事 倩影双双乱心头	(992)
第六十回	两情锦锦信誓旦旦 妖影幽幽罗网重重	(1009)
第六十一回	危急时刻更显义重 生死关心尤见情深	(1027)
第六十二回	覃淫婆逞欲施毒计 谢少侠无心落网罗	(1046)
第六十三回	陷艰危唯顾亲人 临生死犹全国事	(1065)
第六十四回	刀光剑影险中险 峰回路转情中情	(1084)
第六十五回	两度生死抛红线 一番风雨放早梅	(1101)

- 第六十六回** 奸阉叛贼沆瀣一气
良将侠士敌忾同仇..... (1120)
- 第六十七回** 秦良玉智挫群寇
谢应麟巧戏双蛟..... (1141)
- 第六十八回** 牛刀小试两奇少
宝剑未老三女侠..... (1162)
- 第六十九回** 险峰峻岭飞升日
惊涛骇浪巨变时..... (1180)
- 第七十回** 一去几回顾
为有无限情..... (1204)

王心诚于飞黄，尹长子南归。聚首离愁别恨，音书断绝，想

取一诗，寄寓苦心，念君此去，不知何时能归。时由崇祯皇帝出

山登高，望之如见。因作此诗，以寄君意。

税使离京掀起腥风血雨 魔王来谷搅动剑影刀光

大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朝廷里“税使”横行，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税使，本是明朝官职，但到了万历年间，却成了一个祸害。他们利用皇帝的命令，肆意搜刮百姓，逼迫百姓交纳赋税，甚至强征苛捐杂税，导致许多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同时，朝廷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皇帝朱翊钧（神宗）昏庸无能，宠信奸臣，朝政腐败，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民生凋敝。而一些有识之士，如张居正、海瑞等，多次上书谏言，但未被采纳。最终，在税使的逼迫下，明朝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历史的大动荡、大滑坡自这一年开始，且愈来愈剧，以至不可收拾。

江湖上波诡云谲，涛涌浪翻，由这一年发难，也是越来越奇幻，血影刀光，邪正互呈，杀得难解难分，一直持续到清初。

明万历帝朱翊钧，庙号“神宗”，其实是个“鬼祖”！他的一大堆堂皇陆离的吓人的赞号与谥号，什么“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纯属“狗屁不通害民虐政独夫民贼昏皇帝”！他和他的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都是“冲龄”即位（他十岁，朱厚熜十五岁——本书均用虚龄）；都做了四十多年皇帝，也都是到了二十多岁以后，便深处内宫，不理朝政，而又偏执得可恶！嘉靖崇信严嵩父子，虽闹得怨声鼎沸，倭患滋扰，所幸，尚未大害国本；万历一

味宠用宦官，大肆刮掠却狠狠地伤了元气。到了他的孙子，天启哲皇帝熹宗朱由校，更出了魏忠贤那么个巨宦阉害，弄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是以尽管崇祯愍皇帝朱由检较他们强出多多，也是无力回天，眼巴巴坐以待毙了！许多史家所执：“明亡于显哲，不亡于愍帝”，倒确是公论。

《明史》载：

“（万历二十七年夏四月）丙申，以诸皇子婚，诏取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户部告匱，命严核天下积储。”

当时，“承平日久”，经济发展较快，城镇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一些大都会与沿海重镇，手工业、采矿业、商业已较兴旺。即便如此，一个“中产之家”年总收入，也不过只有白银五百两左右。三个儿子娶妇，就要白银二千四百万两，一下子就要用去近五千个“中产之家”的年总收入，至于平民，便不知是几千万家的衣食！在朝鲜与日本打了八年大仗，费用才不过七百万！这个“显皇帝”，正如当时任右金都御史的李三才抗疏指斥的那样：只想自家“黄金遍地、珠玉际天”，全不顾民众死活！年初，即已广派太监，四出搜刮，四月里这一“严核”，更是变本加厉。太监陈增、陈奉、梁永、高淮、杨荣、马堂、张忠、王虎、孙朝、李凤、潘相、孙隆……大大小小，七十余人，如狼似虎般由京师出笼，奔向四方，名为“榷税使”，实则官强盗！连修史的封建文人也直斥其恶：“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弄得民不聊生，经济破坏，严重地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

为了破家敛财，明火执仗，为了与仗义执言者相抗，太监们大肆网罗、收买高手。于是乎也骚动了整个武林，坏了黑、白两道的江湖戒律，许多败类在重金高位的利诱下，“艺

进官门，货为鹰犬”，助纣为虐，为虎做伥。正义之士，扼腕而起，官、裨、游侠同仇敌忾，展开了广泛激烈的殊死之争。于是，海内骚然，血雨腥风，到头来：

受害的是社会！

遭殃的是黎庶！

本书即是欲借诸文字，演绎这段历史。可事头繁多，只好择其要者，先从四件事说起。

“血杀记”再现江湖！

于是江湖上当即骚起惊恐！

“血杀记”于数年前曾一度为害武林，引起极大的恐怖。七年前，武林前辈、玉树临风神玄子耿佩耿绍平耿大侠为拯武林浩劫，亲自出访，击败了穷凶极恶的血杀门掌门人血魔王彭宇亨，使其远遁匿迹，武林方始平静了下来。谁知今日又告出现！

说来凑巧，二月初一，御马监奉御陈奉、尚膳监监丞高淮等七个“榷税”太监离京上道。二月初七，“血杀记”便重现于嘉鱼。

武昌府嘉鱼县蒲圻口著名老武师三岔驭龙手霍归德，以三岔阴阳钺与连环驭龙手享誉江湖数十年，却于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死于他的卧室。与他同死的尚有他的老婆。

死法十分惨烈：双睛被生生抠出，颈骨被捏得粉碎。两个家人发觉时，四个被挖空的眼眶尚在滴血！室壁上赫然留着那令人望而胆裂的“血杀记”：鲜血印就的骷髅头！

“血杀记”又降临人间了！

紧接着又是三起，三个武林成名人物死于“血杀记”！二月十九，又是两起，而且竟发生在远在北疆的辽东！

武林艰危了，震怒了。各大门派奔走呼号，竞相联络，亟欲消弭这场奇灾。一时间，江湖上沸沸扬扬。

自倭患渐靖以来，各大门派本已约定，各安本分，不再预问世事，封刀的封刀，洗手的洗手，隐遁的隐遁。可如今，又不得已，被迫出头了。

可是谁又能、又敢去单独与血杀门的掌门人血魔王彭宇亨一较长短呢？当然，最好还是请出大侠耿绍平，可他老人家早已隐迹消踪，连如今玄德门的掌门人都不知其去向，又到哪里去请？

说不得，只好联手自保，群起而攻之了。

于是，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武林中的顶尖人物，便齐集淮阳，久寂的莫邪山铸剑谷，突然多了一大群高矮胖瘦服色不一却均各面严肃方心情沉重的武林人物。

这些人，都是应神龙剑客谢公玄之邀而来的。

神龙剑客谢公玄较各大门派为早，已于二十年前退出了江湖，他人在何方，甚至是死是活也是任谁都不知晓。但他昔年名头鼎盛，武功、武德俱为佼佼，故尔，一接到他的帖子，俱各踊跃而来，并异口同声地接受了他提出的主张：由他出头叫号血魔王来铸剑谷一决雌雄，而公举出数名耆宿高手，埋伏于谷内，一待老魔应邀来到，便群起而攻之。为救武林浩劫，对付这种魔头，就不必再顾什么武林道义了。

于是，江湖上传遍了谢公玄的挑战：

彭宇亨倘若还有胆量，就在十日内来莫邪山铸剑谷，会一会谢公玄！

挑战发出的第七天，血魔王真个来了！除了耿大侠，他还怕谁？什么谢公玄？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二月二十九，卯正二刻，莫邪山下忽然传来一记凄厉凌

烈的啸声。这啸声经久不息，而且愈来愈响，愈来愈近，转瞬已及山半，直如鬼叫狼哀，震得山林簌动，云尘回荡，连伏在铸剑谷中公认的当今武林中一顶一的顶尖高手，也闻之心旌摇乱，容颜变色——因为来了血魔王！

血魔王什么样？活着的极少有人见过，因为，举凡见过他的，几乎无一幸免，均被他抠去了双睛，捏碎颈骨，做了亡魂。倘不是耿大侠曾描述过他的形状，他究竟是人是鬼，至今还是一个谜。

啸声未已，铸剑谷上方的一块突出的大兀石上便显出了一个庞大的身影，伏在谷中的九大高手屏气齐观。只见此人，身高逾丈，头如麦斗，再加上那一蓬散乱的长发，直如一丘荒块！身上缁敝散披，内服上蓝下皂，紫脸若血，钢须倒卷，满腮连鬓；圆眼外凸，布着几抹粗大的血丝，闪现着攫取、阴鸷的蓝光；巨鼻阔口，直如凶狮，加上那凄厉的啸声，莫说常人，就是埋伏于谷内的九大高手，也不禁为之气夺。几乎均各暗自揣想：怪不得那么凶，倘若由我去单打独斗，能走得几个照面？

一念未已，血魔王已振膺作声了：“呔！什么阿物小子谢公玄！快快与我滚了出来！老夫倒要看看你生了几百只狗眼，几十个颈项，竟敢向老夫叫阵！”

声若碾瓷，震荡山谷。

少顷，见无反响，又吼道：“谢公玄，你躲哪儿？！”

又待了一刻，重重地哼了一声，骂道：

“他娘的！说嘴儿的王八，临阵的虾米！老夫还真道有个什么谢公玄，可称得起是个武林人物，却原来只是大话放屁，骗得老夫来，又做起了缩头乌龟，没得消遣老子！”

骂了半晌，见仍无反响，又恨声道：“老子没得功夫耐

等，再不滚出来，老子可要走了！”

道罢，便欲转身，口中恨恨道：“你躲在地底，老子得闲也要将你掏出来，挖掉你的狗眼，捏碎你的狗颈！”

身形甫动，忽闻一声响亮的断喝，传自谷中：“老魔头，你来得，走不得了！”

谢公玄并不是怕了，做了什么“缩头乌龟”，而是，一要察其细微，二要消其锐气。此时见其果真转身欲去，方示意群雄齐上，并率先出声现身。

彭宇亨久已自负成性，当年败给宇内第一剑客耿大侠，也只是技差一筹，斗了一日一夜。且他自觉得尚有一项绝艺未得施展。如今又已苦练了数载，即便耿大侠重出，他也想再较短长，何况眼前不过只是个晚生后辈，名气远逊于耿大侠的谢公玄！

彭宇亨没见过谢公玄，他行道之初，谢公玄还很年轻，名气也没怎么响，后来神龙剑客的名声雀起，却不久便不再传闻了。而在他彭宇亨此次必杀的名单之中，也无此人。谁知就是这样一个人，竟会在人人欲避不及的时候，公然向他血魔王挑战！这便激起了他的狂性，欲会一会这个大胆者，是以匆匆地赶来赴约。一听到断喝声，便迅即回顾，急欲看清这个大胆者究竟是什么模样。

目光一扫，立知有异：人是看到了，却不只一个，且迅速散在四周，分明是取了包围之势。

这一瞥之间，彭宇亨已看清了是九个人，九个武功非凡的人。且其中居然有三、四个是他与人约定必欲除去的人！

稍稍领先的一个，年过四旬，戴壮士巾，披英雄氅，内着紧靠短衣，足下麻鞋，腰悬篆龙古剑，长方脸，宽印堂，长眉入鬓，双目炯炯有神，两太阳穴高高隆起，鼻直口方，

须下微须，一脸正气，此刻正对他眈眈凝视。

老魔头情知上当，却怪眼一翻，冷哼一声，道：“你小子就是什么他娘的谢公玄？”

谢公玄凛然道：“是又怎样？”

老魔头怒声道：“你小子忒不仗义，说要会一会老子，却约了这么多帮手，怎么，要群殴么？”

谢公玄冷笑道：“不错，我是说要与你会上一会，可又几时说过什么‘单打独斗’？哼！你连人全不是，还配奢谈什么仗义不仗义！”

老魔头气贯两肋，厉声吼道：“找死！”

谢公玄应声断喝：“找死的是你！动手！”

话音未落，剑已锵然出鞘，同一刹间，其他八人也各亮出了兵刃，立起了门户，真个箭拔弩张，一触即发了。血魔王根本没料到会有此举，是以此行也根本没带他那独门兵刃。一见此情，更是气往上撞，目眦欲裂，蓝光欲迸，漫头长发，无风自飄，双臂振颤，缩鼈鼓荡，怪啸一声，猛如鹰隼般向谢公玄扑去。其势威猛，其快绝伦！

可九大高手，终究是高手，血魔王身形甫动，已纷纷觑准空门，九般兵刃，各施本门绝艺，痛下杀手。转眼间，便令人目不暇给地打在了一处。这九大高手，俱各成名多年，自成一家，怀绝艺，负盛名，江湖瞩目。

且不说谢公玄，他在一口诛龙玉叶锋上已浸润了数十年，伏波二十九式出神入化，神龙剑客，绝非浪得虚名。就是这九个人中，成名最晚、年纪最轻的苍山派掌门、海疆神鹰魏赞一，也是名动武林的奇材，虽只三十多岁，却是苍山双杰的隔代传人，羽衣仙子徐莲姑的幼子，已尽得“大瑶池”

三十六式的真髓，且功力又十分纯厚，较谢公玄或有过之。至于峨嵋祥云庵的挟雷裹电毗卢婆，武当的逸清道长，丐帮的传功长老双拐挟山阮北盈，论声望、武功，也都俱在谢公玄之上。余下的九宫门掌门铁扇劈风陈宇亮，剑门岛主九运神功谢再行、川中圣手郁门的传人——翠衫羽士郁栋、砾金居士郁鸿两兄弟，也大体上与神龙剑客谢公玄相埒，合此九大高手之力，自会显出空前罕见之威，放眼当今武林，谁能堪其一击？

可眼前是血魔王！

彭宇亨处在九大高手的环攻之下，只气得髯张眦裂，几次以他狠辣的独门功夫裂帛指、挠钢手不得伤敌，更是厉吼连连。自他重入江湖以来，连杀七个成名人物，虽是偷袭，却也是一招命中，以他飘忽灵动的身法，奇快诡异的招势，辛辣纯厚的功夫，单打独斗，再顶尖儿的高手，也是防不胜防。

可他面对的却是目今武林中最顶尖的高手的联手御敌！

何况这九大高手又俱各抱定了不胜宁死的信念，出尽了本门绝艺。虽不曾预为演练，可一门精一门通，心意一触即融，配合得珠连璧合，天衣无缝，进退攻守，十分默契，专一避其锋锐，击其空挡，攻其必救。使得彭宇亨不得尽展其艺，往往只差一黍便可伤敌，却只为不得不顾避攻招，而缩手变势，使功败垂成。

九大高手久已息手，其中任何一个，倘若尽力施为，也够武林后辈大饱眼福了，何况如今竟是九大高手拼尽全力施斗一个凶如妖魔的血魔王？

伏在谷中的各门派的武林人士，只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转眼间，已电光石火地换了八、九十招，九大高手虽说无一伤害，却也没占到半点儿便宜，莫说没伤到血魔王的筋骨皮肉，连他那鼓胀飘飞的缩笔也不曾碰到一点儿。

九大高手如何能不惊、不急？

彭宇亨又何尝不是又急、又怕？

眼前的九个人实是名下不虚的武林高手，工夫一大，他彭宇亨难防不虞，长耗下去，必然无辜。思及此，血魔王猛地一长身形，庞大身躯倏地冲天而起，一蹿数丈，直入九大高手的上空。

正杀得情急火热，陡然间失去了踪迹，九大高手，不禁一愕，旋即喊出：“老魔头要逃！”“小心！”

喊“逃”的是九宫门掌门铁扇劈风陈宇亮、剑门岛主九运神功谢再行与川中郁闷兄弟；喊“小心”的，则是素闻老魔头的脾气与武功的挟雷裹电毗卢婆与双拐挟山阮北盈。

喊声未落，彭宇亨已于空际冷哼了一声，鹰隼般一个盘旋，一招“苍鹰搏兔”电闪星殒般向逸清道长凌空击下。

彭宇亨平生逢敌，只逃过一遭，那就是在激战了一日一夜之后，败给了玉树临风神玄子大侠耿佩耿绍平，为求活命，才不得不逃的。今日所逢的这九大高手无一及得上耿大侠一半儿。他又“逃”从何来？他已拿定了主意：利用他的独门绝技，凭了“空中优势”，一一击破。逸清道长、毗卢婆、阮北盈、魏赞一，本是他拿了人家钱、应了人家必除的人物，而这四个人又显然是九大高手中的最高者，一一除去他们，其余五个便不难对付了。

凌空俯视的一刹那，他才清晰地察觉：九大高手竟是谨依九宫八卦方位，严格布局，游走有矩，攻守中规，呼应适度，变化依方的。八人居八方，一人取中路，瞬间移位，变

而不乱，自是威力更加巨大无穷，连象他这样武功高绝的大魔头，也不能不为之叹服！

敌方布局一经了然，彭宇亨便瞬即选定了逸清道长。因为逸清道长此时正立于西北乾位的一块兀石之上，目标最显，最易命中。故而，只在如莺而起、如鹰而降的一瞬间，便蓄锐用绝，志在一击必中地射向了逸清道长。

好快！好猛！好凶！墨云般的缩氅猎猎扑风，漫头长发飞扬似箭钢髯抖乍，巨口贲张，如信长舌在钢牙间翻转，粗眉拧竖，暴眼圆睁，蓝光如泻，直似泰山压顶、黑云摧城！左臂回曲，右臂蓄势，右掌斗张，利爪如钩似铁——名副其实的“苍鹰搏兔”！莫说常人，便是一般的武林人物，面对如此威势，吓，也吓得瘫了。

逸清道长又会怎样？

彭宇亨果如一头苍鹰，而且是一头比任何飞禽中的苍鹰都要凶悍的人妖中的恶鹰，可逸清道长却并非逃兔，而是已享盛誉数十年的武林耆宿，武当名家。他虽深知血魔王这一击厉害非常，可毫不惊慌，因为惊慌不仅丝毫无补于事，反而有害。他已下了不胜必死的决心，此刻，血魔王既选中了他，他也要硬接、硬拚，明知必然无辜，可凭他的毕生修为，拚着重伤甚或一死，也必须使血魔王带伤。那怕滞上一滞，也足够其他八大高手乘这一滞，将老魔鬼制服了。是以，他沉稳如恒，不避不让，不退反进，集全副功力于掌中宝剑，单足旋身，颈向后仰，剑由身出，左手剑一挥，一乱老魔眼目，二卸老魔攻招，宝剑飞挺而起，正是他平生绝学：“叶底穿莺”！

彭宇亨的一扑，有几个人惊得差点儿呼出“糟”来，逸清道长这一迎，那几个人又差点儿喝出“好”来，可“糟”也